



昆士蘭—我的第二故鄉

主題征文優秀作品特輯

主辦：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

開能 菇業冠名贊助

華人協會商業同盟聯合舉辦

ISSUE
20
Apr 2019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電子雜誌

昆州華文

主編：傅曉燕

征集：陳謙

編輯：黃始健

發行：韋鋼

圖片由昆士蘭華人攝影家協會提供

www.qcwriters.com

口碑相传 广而告之

高雲路西醫診所

高雲路西醫診所是一家位於布里斯班南區的全科西醫診所，提供各类疫苗接种，皮肤检查孕妇产检，儿科等全科服务。

诊所现提供针灸治疗，目前赵医生完成了许多成功案例。例如慢性耳鸣，各类痛症，面瘫等，许多疾病往往在几次针灸和一个疗程后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或治愈。当然成功案例还不止这些，欢迎大家致电预约。

1. 電話：07-3344 7880

2. 地址：Shop 7, 158 Gowan Road ,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3.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8.30am—5.30pm

星期六：12.00pm—5.00pm

星期日及節假日不營業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高雲路西醫全科 醫療中心

營業時間 Mon-Fri: 8:30am-5:30pm Sat: 12:00pm-5:00pm	本診所長期提供 疫苗接種 服務  均有 庫存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最新9介宮頸癌(Gardasil9)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乙肝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B型流腦(Bexsero)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百日咳等疫苗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周醫師 (女 / 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趙醫師 (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羅醫師 (女 / 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郭醫師 (女)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齊醫師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掃一掃我們 的公眾號 
免自費針灸 Acupuncture Under Medicare (條件限制)	疫苗冷鏈專業監控 品質保證 歡迎諮詢預約接種	另外提供海外出生兒童 疫苗申報和補種服務
沒有Medicare卡 可用私人保險	持Medicare卡免費就診 BULK BILLING	
歡迎海外學生來看診		

Gowan Village Ph: 3344 7880 英語 · 國語 · 粵語
Shop 7, 15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在大昌超市、i feel good 旁)

本期广告赞助：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昆州华文电子杂志，广告赞助请联系：Kent Huang 3344 2880 Monday - Friday

目录

会长的话.....	1
世华会十一届大会.....	2
布村吟诗.....	4
南徙.....	5
布村往事.....	7
华人摄影协会照片.....	9
心情的色彩.....	10
午后.我在昆士兰.....	14
故乡情 田园梦.....	16
故事桥无故事.....	18
华人摄影协会照片.....	20
诗歌.....	21
昆士兰 我的第二故乡.....	23
昆士兰秋歌.....	24
华人摄影协会照片.....	27
我的第二故乡.....	28
华人摄影协会照片.....	30
中西店名文华.....	31
台北偶遇.....	33
三个月的布村天使.....	34
华人摄影协会照片.....	41

会长的话：

2018年2月，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携手昆州华人协会商业同盟16个商协会，成功举办了“昆士兰-我的第二故乡”中文征文大赛。昆华作协精心准备，大力宣传，在各大中文报纸轮番做广告，并与昆士兰中文教育联合会合作，五个中文学校积极在学生中选拔优秀作品参与。共收到成人组稿件80篇，青少年组170余篇。评委会由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遴选专业背景深厚的专家：洪丕柱、李晓蒂、韦钢、连健龄、付晓燕（燕紫）五人组成。最后，从立意、结构、语言、思想和字数五个方面打分，立意之中尤为凸显“第二故乡”的主题，优中选优评选出一等奖一名，奖金\$1000澳元，二等奖一名，奖金\$500澳元，三等奖一名，奖金\$300澳元，以及优秀奖两名。青少年组又细分为1-6年级组，7-9年级组和10-12年级组。2018年11月，颁奖典礼在昆州本地政要名人和商业同盟16个商协会共200多人的共同参与下隆重举行，颁奖视频也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播出，极大的鼓舞了澳大利亚昆州华人对中文学习和写作的积极性。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在除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中文为第一语言的地区以外，尚属首次。

作为本次征文比赛的策划方和主办方，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作出了突出贡献。昆州华文作协成立于1992年，创会会长蒋中元先生，现任会长傅晓燕（燕紫）女士。在长达二十六年的发展历程中，昆州作协出版了十多期纸质《昆州华文》期刊，近年来改为电子期刊，并有作协网站为每位会员开设博客。这块文学园地，为昆州作协几代会员留下了宝贵遗产。

2019年四月，昆州华文作家协会将举办第二届征文大赛，希望各位读者相互转告，踊跃投稿。以征文活动为契机，带动文学创作的积极性，中华传统文化必将在海外、在有华人的角落，代代相传，香远益清。

昆华作协 会长 燕紫

世华会十一届大会在台北召开



三月的台北，繁花似锦，细雨霏霏，来自亚、非、北美、拉美、欧洲、大洋洲六个大洲的 170 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参加 26 日-28 日在沃田饭店举办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

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洪丕柱、会长傅晓燕和副会长韦钢与悉尼墨尔本和新西兰的其他大洋洲代表一起出席会议。

现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先生与前内政部部长李鸿源教授获邀参加本届世华协年会。吴敦义主席在致辞中引《礼运大同篇》表示对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在全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李鸿源教授在致辞中对世华协弘扬中华文化表示赞许。谈及语文教育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时当场吟诵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

大会安排了专题学术报告，前台湾文化部长题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美”的专题讲座，尤为突出。各洲协会进行分组讨论。大洋洲小组讨论由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洗锦燕会长主持。各分会会长分别做了两年一度的工作报告，昆士兰华文作家协会傅晓燕会长详细汇报了每两月一次的主题文艺讲座，以

及“昆士兰-我的第二故乡”征文活动，受到与会代表们的一致好评。大洋洲共有代表 28 名，各自做了简要的自我介绍，展望未来，一致认为各协会间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华文在大洋洲的弘扬和传播。

洪丕柱老师还在大会上发布了自己的新书《无处不在的文化》。

会议间隙，洪老师还带领傅晓燕会长和韦钢副会长参观了当地的出版社。详细了解了图书出版的过程和要求。

大会于 28 日结束。部分代表之后参加了各种观光游览活动。

韦钢 燕紫报道 2019 年 4 月 3 日



台湾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会长傅晓燕



荣誉会长洪丕柱



前任会长韦钢

布村吟诗

作者：刘彩云

夏雨如甘露，园中浇灌了一夜的缸豆儿，伸着脖子往上爬。从二楼阳台上远远望去，晨风中一对对豆荚吊挂在藤蔓上，藕色的花蕾镶嵌其中；似小姑娘辫儿在行走中摇荡；一排排，一串串的，牵动着碧绿的衣裙；细长的腰肢，丰腴的胸乳，肆无忌惮的张扬青春的活力。

女儿家的隔壁有一希腊老人，常常隔着栅栏递过来自种的辣椒，我也时常把自家带着露珠的长缸豆，让小外孙送去；朋友间聚会，我常常爆炒肉末酸豆角，把香香的，酸酸的，辣辣的，爽口的豆角与大家分享，次次都被大家哄抢一光。

除了素炒豆角，凉拌豆角，我还做成一瓶瓶辣豆角，酸豆角，晾晒成干豆角，送给中外朋友。

一晃长缸豆，已种了三四个月了。我已经搞不清它们的主根在哪里，蔓枝缠绕，果叶相叠，每天我看到的就是满眼的绿色，飞舞的蜜蜂，娇嫩的花蕾，取之不完的长缸豆儿。

日复一日，施肥与浇水，一次偶然间发现在菜园的隐蔽处，竟有几株鲜嫩的长缸豆竟长到80多公分了。恰那朋友到访，采摘后一股脑儿送给她，她连呼这是块宝地！

果实累累也吸引了鸟儿的光顾，它们时常用密密麻麻的藤蔓作掩护，再用尖尖的嘴巴，小心翼翼的吃掉成熟的豆儿，留下长长的豆壳，晒黄后相互碰撞，发出挲挲的耳语。

我每每端一杯咖啡坐在阳台上：看鸟儿在园中觅食雀跃，看鸟儿时起时落地呼朋唤友。独自发呆，傻笑，自语，怠慢了咖啡与水果的美味，直望着鸟儿欢快的消逝蓝天白云间，才回过味儿来。是啊！这就是生生不息的大自然！

熟识的朋友都早早和我打招呼，“给我留些缸豆儿种子啊”放心吧！那一颗颗绛红的豆儿早已留足备好，我们将相会那春暖花开的来年！

南徙

作者：林希（Henry）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十六岁上高中开始寄宿，我与父母相聚的时间就少过我在外的时候。家里就我一个小孩，来澳洲的前一晚，父母陪我住在机场，三个人两张床一个房间。熄灯后，每个人都小心屏气不要让呼吸声打乱其他人的睡眠，尽管实际上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没有睡好。太阳将升未升，两床被子就开始骚动，这时还没到预订的房间叫醒时间。在安检区前，我们一家三口合了影，那张照片我一直揣在钱包里。

这一年里，母亲来看过我一次，将就着睡在我卧室的长沙发上。母亲最高兴的是可以省钱。我去上课，她就自个在周边逛。我下了课，她就告诉我又发现哪里有华人开的店。她从阳台看到我从前给她发的风景，我带她走过我每天上学所走过的路。我带她去伯利角聆听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带她去春溪公园远眺昆州和新洲的海岸线，带她去丹百林山观瀑布。她喂过袋鼠，抱过考拉，陪我钓过鱼，到访过净宗学院礼过佛。母亲并不是一个擅长享受的人，她总是闲不下来，而我们一起旅行的时光也实在有限。总是日头还没落山的时候，母亲就提醒我该往回走，她担心我开车太累，她心里已经开始惦记准备晚饭的事情。

在很多时候，我都是唯一可以和母亲进行中文沟通的对象。我带着她去逛博物馆，艺术馆，去看芭蕾舞演出，当我沉浸在艺术家超凡的想象力中时，我一定冷落了一旁的母亲。我越是融入当地文化，母亲面对这些文化冲击时可能就越是焦虑。这种分化并不是一天之内产生，可能从我还是一个农村小孩在泥土路上打着赤脚远未知道脚下这片土地时就开始。一开始是父母怀揣着我上路，后来我开始抗拒与父母同行，然后就是一种近乎偏执的想要远离的信念支撑着我越走越远。

母亲临走前我们还在争执关于手机卡的问题。母亲想把她的澳洲手机卡留给我，因为里面还有流量。我希望她留着，因为过关时万一遇到问题需要电话跟我沟通。我控诉她总是考虑太多鸡毛蒜皮。我总是赢得和母亲的所有辩论，但我却越来越为此感到羞愧。我们在机场的出关口前留影，这一次没有父亲。母亲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将她叫停并第一次跟她拥抱。告别时，她转身的动作有些笨拙。机场可能是最多人流泪的地方，但我不确定她是否已经湿了眼眶。

在生活中，人们经常发出一通信息，然后就开始焦急地等待回复。递交一份申请，然后就等待对方的答复。计划一次远行，就等待出发的一刻。种一朵花，等待花期的到来。一个人活着，却时常都在等待另外一个人的出现。离家，然后开始想家。回家，又开始想要离家。

于是我们错别了眼前滑翔而过的飞鸟，错过水中鱼儿翻腾时的自由，错过对岸撒网人收获时刻的喜悦，错过同楼下阳台上新搬进来正在抽烟的女生打声招呼。我们错过了月圆，尔后又错过月缺。错过父母的昨天，又要错过父母的今天。

夕阳下，我一个人在阳台上凭栏而望，层林尽染。在澳尔湖中黑天鹅煽动的涟漪里，我看不见自己与父母在黄金海岸生活的画面，看见我那位素未谋面的太太，和一对漂亮的子女，最后我们都化作了鱼。

一切如来，又如未来。

布村往事

三等奖

力夫

往事是一泓清亮的湖水，安静地泊在记忆深处。

2007年5月底，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伴随着发动机的巨大轰鸣，我们一行八人乘坐的韩航飞机缓缓降落在了布里斯班机场。韩航空乘保持半蹲和乘客对话的姿势，明亮的笑容，整洁的牙齿，让人印象深刻。

6月3日下午，我们四个工友由所在的人力公司派入一家工厂上夜班。每人由一名工厂的老员工带着熟悉工作流程。我的工位上是一个叫罗伯特的年轻人。罗伯特中等身材，眉毛浓黑，有着印度和英格兰血统。他不急不躁地教我操作机器。间或停下来和我聊上一会儿。我和他的交流仅限于肢体语言和嘣简单的词语，常常弄得两人都呵呵直乐。午餐时罗伯特看到我们都没带水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居然买了四个陶瓷茶杯送给我们。小小的感动。

同一个休息室喝咖啡的有来自各国的同事。一个叫约德的高挑个子说，他的太太是上海人。慢慢地大家都熟络了。有一次我们邀请约德全家到我们的住处聚会，他欣然应允。一个周日的上午，约德带着太太海伦女士和五岁的儿子到了布村西区。海伦面容娴静，穿了一套素色的裙装，我们叫她海伦姐，她说叫海伦就好了。

海伦告诉我们，约德是荷兰人，他们相识在新西兰。偶然的时间到昆士兰旅游，一下就喜欢上了这里的阳光。他们在布里斯班定居已经七年了。她在一家电子工厂工作。那天大家都很开心，约德把车钥匙交给海伦，喝得晕晕乎乎的，还吃了酱猪蹄。海伦惟有苦笑，说约德就像小孩子，你们叫他喝他就会一直喝。告别的时候，海伦留了她的电话，说有事可以找她。

我在那家工厂干了半年就被裁员了。有三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有正式工作。我们搬家到了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有时候我会坐火车到中国城的餐馆洗碗。

有一次一个老乡要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搬家，他有一个二手的冰箱搬不了，问我怎么办。我给海伦打电话想请她帮忙。她家没有带拖斗的车，后来约德用一辆后开门的丰田车帮我们把大冰箱运了过来。我那时还没有车，请海伦帮我留意一些网上的旧车。海伦推荐了几辆，我磨磨蹭蹭地都没有买。后来我从留学生的手中买了一辆 94 年的车凑合开着。

2008 年四月，我开始到另一家工厂上班。5 月下旬的某一天，细雨蒙蒙的清晨，在一个弯道上，我的车挂到了旁边吉普车的后保险杠。车停路边后，下来的是一个同样穿着工装的老头。我心神不定，辞不达意。打海伦电话她正好接到，帮我做了简单的沟通。我和老头互留电话和 ID 后各自去上班。之后几天的电话交流，都靠海伦在中间帮助转达。对方听说我来自中国的地震灾区，表示不用报保险公司，他会找最便宜的修车厂修理保险杠。之后这个面相斯文的老先生找了几家修理厂，报价都是两三百以上。他说贵了，最后找到一个小作坊的人去旧车厂拆了一个同型号的保险杠，零件 90 澳元，人工 30 澳元。征求我的意见，我自然是愿意并感动不已。一切处理完毕，已经三周过去了，老先生开车到我住所给我发票，我付了他 120 澳元。和我握手告别，他说，他一家人为中国遭遇的大地震感到难过，祝我在澳大利亚拥有美好的生活。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原来的工厂早已倒闭，朋友们星流云散。搬过多次家，后来拥有了自己和家人的居所。辗转了数家工厂，也有了较稳定的工作。不经意间，我和约德一家也多年未有联系。只在静夜的深处，偶尔会想起那些熟悉的陌生的人和事。

一层一层漾上来，温暖的涟漪。



《Much Ado about Nothing》獲 Merit 獎 作者:韦钢



《PAUSE》獲 Merit 獎 作者:黃始健

心情的色彩

作者：Maoxin Cui

一个下雨天 11月8日（星期日）雨

今天是一个下雨天，我静静坐在电脑桌前，梳理着自己的心情。在忐忑不安中，在忙忙碌碌中，在磕磕绊绊中，我们来到澳大利亚凯恩斯已经整整一个月了。

思绪随着飘飞的雨滴回转到刚来澳洲的第二个星期。车子没油了，我第一次来到加油站。因为在中
国从不用自己加油，都是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帮忙做好一切。因此面对着三杆不同颜色的喷枪，面对着搞不
清状况的各种英文单词，我有些不知所措了。一来不知该使用哪杆喷枪，二来不知如何使用喷枪。左看看
右看看，整个加油站就我一辆车，既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来此加油的车辆。我抱定了在加油站等待的决
心。但是时间一分一分过去了，依旧不见一个人影。又过了不知多久，有一辆车缓缓驶来，但他并没有开
进加油站，只是靠路边停车而已。那人下了车，朝我这边望了一眼，就径直向远处走去。估计是我左顾右
盼的样子让他想起了什么，当他已走出几十米之后，又转回身向我走来。他来到我身边停住，问：“是否需
要帮助？”那一刻，我如同久旱逢甘雨一般的欣喜若狂，连忙点头。于是，我看着他完成加油的全过程，原
来竟如此简单，看来国内的便利生活让我的生存能力都退化了。我心里满满都是感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一个本不需要加油只是要做自己事情的人，为了一个茫然无措的我，走过来帮忙，那是怎样一种温暖。

雨还在继续下着，比较大，水汽使得一切变的有些模糊、朦胧。门前的草地上由于雨水的冲刷更加
青翠，屋前棕榈树的树叶柔和地垂下，俏皮地探头到我的窗前；马路上一颗茂盛的树上开满了红色的花，
我不知花名，当地朋友告诉我它叫“凤凰花”，真是好名字，花也如名一样美。因为雨天，路上的车更少了，
偶尔过去一两辆，溅起一阵水花，在这寂静的画面中活跃着，带来阵阵生气。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的水墨画，
那样空灵，那样令人遐想。淡淡的乡愁如水汽般弥散开来，北京那个住了十年的小小的屋子出现在我眼前，
虽然只有40多平米，虽然周围是那样嘈杂，但却让人感觉那样温暖。

静静地望着窗外，这种感觉真好。

来了又走 1月24日(星期日)晴

蓦然回首

已是光阴如风

离乡的行囊

总是越来越重

.....

就着儿子的假期，我们已经在中国呆了一个多月。本以为很长的一个暑假就这样结束了，明天又到了启程回澳洲的日子。昨天孩子问了我一个问题：“妈妈，你说咱们是回中国度假呢，还是到澳洲度假呢？”是啊，在国内呆了不到两个月就要离开，在澳洲呆两三个学期，又要回国，忽然间有了种漂泊的感觉，幸亏心中还有根，否则我真要发出何处是归程的感叹。

这两天拼命收拾行李，什么都想带，看见什么彷彿都是需要的，拿起这个看看放进去，拿起那个看看，也放进去，再大的箱子都感觉是那样小，我拼命地挤压着，往里面硬塞着。妈妈在旁边不停地说着：“你把这个带上吧，在那边你会用的上。”小到一把勺子，一双筷子，大到一个蒸锅，其实我知道这一切在国外都买得到，但我还是默默地把它们装进了地方本就不大的行囊中。因为我知道我装进的不仅仅是一个物件，而是一份感情，一份浓浓的化不开的亲情。

说实话，我很不喜欢来了又走的感觉。因为每一次离别都让人太伤感。当我拥抱妈妈的时候，我都是努力忍住泪水，安慰她，过几个月就又回来了。而妈妈总是不停用手抹着眼睛。但是我口中的几个月其实是满满地一年时间。父母已近八十，我知道一年一次的见面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是独生女，孩子仅十岁半，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让我想起了那句歌词：生活就是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

但人生就是这样来来往往，不过既然选择了远行，那就只能背着越来越重的行囊风雨兼程了。

又是一个下雨天 2月22日(星期一)雨

昨晚雨下得很大，好像一盆盆的清水从天上倾泻而下。今天早上雨势小了很多。我从窗前望去，原先清晰可见的远山已被一层雾霭所代替，不再能寻到身影。门前的凤凰树已不见了曾经满树的火红。骤然明白过来，夏天已然悄悄溜走，时间悄无声息地走进了多雨的季节，也许秋天快要到来了。

雨淋湿了地面，淋湿了片片树叶，也淋湿了我的心，我的记忆。电脑中存放着一首忘了名字的歌曲，那温婉细腻的曲调在室内悠悠回荡着。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我却很喜欢它的曲调。它所产生的年代虽然逐渐远去，但这一首首歌就像一座座时代的路标而留存下来。如今听在耳中，依然能感受到它们所带着那一丝浅浅的忧愁，一丝淡淡的沧桑。品一杯茗茶，听一首老歌，敞开自己虚掩的心扉，沿着往昔，捕捉曾经的点点滴滴。

身处凯恩斯已经三个月了。三个月实在不算长，但已足够让我明白许多事。

我明白了从今往后的很多年里，我再也不能与父母在春节这个合家团圆的时刻相聚在国内。今年的春节是2月14日，而我们是1月25日启程回到澳洲的，因为这里的中小学全部都在春节前开学。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千百年来，人们赋予了它太多的文化和内涵。我不禁痛恨起澳洲的学校，为什么非要挑这样的日子开学。每每想到这里，心中就更加伤感。可是当春节真正一点一点临近，直到今天，春节都已经过去了很多天，我忽然发现原来也不过如此。孩子照常去上学，我照常做着自己的事情，只不过大年三十的晚上和初一通过短信和电话跟家人和朋友拜个年。日子过得波澜不惊，彼时的伤感已不复存在。原来人在环境的改变下，也没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人的适应能力是如此之强。

我明白了原来人生其实可以有很多种活法。我认识一位法国小伙子，生活拮据，但他为了给贫困的孩子募捐，把折叠自行车托运上飞机运抵中国，然后从中国花了一年时间多的时间骑行到他的故乡——法国。全程就他自己一个人，自行车负重80公斤，里面有帐篷和他的各种必备生活用品。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安营扎寨，没有钱了就找个地方打工，挣出下一段旅途的路费。这期间如果募捐到钱就全部捐助给帮助贫困儿童的慈善机构。记得他给我讲过一个小插曲，一次他骑到了中国南方的某城市，按照在澳洲的习惯，加之省钱的缘故，他把帐篷扎在了一处公园内，结果被保安强行请去了宾馆。

还有一位澳洲的小木匠，他高中毕业后就进入了职业学校，选择了他最喜欢的木工专业。毕业后，拿着不多的薪水。他是一位虔诚的圣经传播者，他希望普天下的人都能读到圣经，理解圣经中的智慧。因此他一个人自费到南非去布道，为了买到便宜的机票，他选择了经停三次的飞行路线，绕了半个地球。

无论是法国小伙还是澳洲小伙，他们的物质并不丰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稍显贫乏，但他们都在自己的精神道路上寂寞而坚定地前行着。这种对信念或者说对信仰的追求在如今这个浮躁而光怪陆离的世界中给了我们心灵的慰藉和温暖。我们的精神需要需要家园的栖息，我们的灵魂需要信仰的支撑。我由衷地佩服他们。

我明白了人终究有一天要独自生活。以前在国内，我的任务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带好孩子，其他一概都不用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自有父母替我操持，家中的一切对外大事自有先生替我支撑。如今，我终究离开了他们的庇护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举目无亲中依靠的只有自己。我要学开车，我要学做饭，我要自己去租房，自己开各种各样的帐户（银行帐户、水电账户、电话账户等等不一而足）。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人也变的焦躁不安，生活就像一根绷紧的弦。但我除了面对就是面对，别无选择。

屋外，雨还是无休止地下着，思绪就像笼罩在远山上的雾霭相互纠缠着，追逐着，升腾着。我想起了苏轼的那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午后，我在昆士兰

作者：Meijia Lian

二等奖

午后，我在昆士兰

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如山峦

我依旧喝我的下午茶，和着草莓糕点

前天是鲜奶咖啡，昨天是台湾高山茶

今天我喝英国红茶，切着鼓浪屿馅饼

小雨已经喷点了，我在绿茵场上

从那些会飞旋的晒衣架上收起我们的衣裳

它们都干了发出了太阳的香味

没收也不要紧，明天，天又会是晴朗

晚上，我在昆士兰

白天，我在黄金海岸沙滩行走

波浪汹涌澎湃，但我却在自然的步行街上

既无红灯绿灯烦人，又有高楼大厦遮荫

既可以游游水，躺躺晒太阳，又有岗哨陪伴

偶尔脚起出可以烧汤的蛤蜊，又可在岸上冲冲凉

海鲜红得诱人，薯条和柠檬的鲜香味引来群鸟

海鸟呀，我可以和你一起翩翩起舞放声歌唱

然后夜晚，没有灯光埋没掉星星与月亮

我在波光粼粼中带梦去远航

周末，我在昆士兰

家人休息去钓鱼

我和朋友在市场上摆摊

冻品在零下，热食在热吧

邻居摊位卖德国式面包，也有人卖希腊式橄榄

春卷，炒面，煎饼，食客一位接一位

于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请上音乐老师

游泳教练，我们也就有本领帮助学校义卖

周末，我在昆士兰我们工作

于是我们的后花园可以有果树，草地，还有兰花和玫瑰

我在大堡礁潜水，红的珊瑚，彩色的鱼环绕
我在邦德堡喝朗姆酒吃自助餐看海龟生蛋
我在果园摘荔枝，在动物园看鸟
看主人一边照顾生意一边看母亲打麻将
我们在飞行员家的博物馆做客
顺路而下看看娃娃博物馆，厦门友好城市
看着有袋鼠，树熊，牧羊犬等等等的动物园
然后还有剪羊毛和动物表演

冬季，我在昆士兰
我在哈维湾，我在拜伦湾看鲸鱼
我们跟着大船去看它们，
我竖起耳朵，怕有领航鲸鱼走错方向的消息
然后在不断的水果和蔬菜陪伴中暖暖地烧烤

在每个季节我们都在布里斯班，参加这个节那个节
美术馆，现代艺术馆，博物馆，歌剧院，教堂，市政钟楼
南岸公园，罗马公园，中国城，赌场，百货店都曾去光顾
看了一次次节目，展览，演出，演唱会还有那微笑的玫瑰园
我们许多团体也在台上演出好几年：大合唱，独唱，舞蹈表演

在每次投票的时候我都在昆士兰
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他就不会为政治而忧郁
他或许会说，现在你随便说说写写
随便加入哪个政党都是没有关系
如果他知道我们将为百多年前的华人立碑
他或许会说，欧！那你们一定都安家立业了
而我的母亲一定会很欣慰她的女儿病了
但在皇家妇女医院得到很好的救治

午后，在昆士兰
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如山峦
我却在阳台慢慢地喝茶……

故乡情 田园梦

一等奖

作者：郭瑞庆

我的故乡是鲁北一个普通村庄。那儿因靠近渤海，使船的很多。我父亲就是一个渔民。据说，我出生的前些年，渔业连续丰收。有了积蓄，祖父便把祖宅的老屋进行了翻修，建成个整齐的四合院。院子北边的屋檐下，凡见阳光的地方，祖父种了一圈秫秸（蜀葵）花。这种花耐旱、好养，且花期长，从初夏一直开到晚秋。院子中央有个小菜园，用秫秸栅栏围起来。菜园周围，有三棵枣树。每到夏秋两季，园子里便时有紫莹莹的茄子，红彤彤的辣椒，绿油油的扁豆、丝瓜，和黄里透绿的南瓜；因我小时候爱吃地瓜（生吃，当水果），祖父又是生产队负责地瓜育秧的，近水楼台，便在菜园里栽了几块地瓜。不久，地瓜蔓便爬满了园子四周，母亲经常采地瓜叶熬菜汤。到了深秋，三棵枣树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枣子，像一盏盏小灯笼。清晨，我还在被窝里酣眠呢，早起担水回来的祖父，总会摘几个挂着露水的红枣，放我枕头边。我醒来，朦胧着双眼，先摸一颗放嘴里，脆、甘甜。那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我二十岁那年，“文革”结束，高考恢复。我有幸作为第一批大学生，成了城里人。不久，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原本姹紫嫣红、生机盎然的四合院，变得沧桑衰败、荒芜寂静。因母亲仍住老家，我经常回去。每次回老家，我总要步量着院子，想：有一天，我也要和祖父一样，重修这四合院。那时，东邻是一闲院。我甚至想，重修时，我会把这闲院也置过来，盖成个二进套院。这样，我可以在套院里，开辟一个更大的园子，种更多的蔬菜和花草……

然而，作为工薪一族，打理城里小家尚且困难，哪有余资翻修农村的老宅？所以我这梦想就一直是梦想。终于一天，眼见母亲日渐衰老，我不得不接她来我身边。接母亲进城第二年，我回老家。此时的四合院已是断壁残垣、荒草没膝……就这次回家，我含泪将祖宅易主，由此，我的田园梦彻底破灭；此后不再想起，也不忍想起！

去年冬天，我刚刚退休便和妻子来到澳洲，照看刚出生的孙儿。儿子住在布里斯班，这是儿子购房后，第一次来他们家。房前一块草坪，居然还有一丛秫秸花，问他们，说是原房主栽的。房后却杂草丛生、瓦砾成堆。于是，我用了数日功夫，把荒草除去，瓦砾捡净，然后用旧砖砌了条甬路。靠墙的一面，重铺了石子；靠栅栏的一面，则辟为菜地。土质贫瘠，我就用刷锅洗碗水浇灌。先种了

小白菜，出苗后，迟迟不长。后又种了南瓜，却只开花，不坐瓜。又种了空心菜，长得还可以。但最让我有成就感的，还是地瓜。虽说是否长了地瓜，至今也未曾刨开土埂瞧瞧；但那瓜蔓，擎着硕大、墨绿的叶片，蓬蓬勃勃，居然爬满了整个后院。一时间，我似乎时空穿越，又回到了故乡，又看到了童年。只是角色大变：当年的孙儿成了爷爷；今天的孙儿，还在襁褓之中呢！于是，隔三差五的，我便采一把地瓜叶，或做汤、或凉拌、或清炒……虽说年轻人对这不入流的蔬菜，感觉也“不赖”，但他们哪里知道，我采的是童年的记忆，品的是故乡的情感！

一天清晨，我们散步，经过一对老年夫妇的院子时，发现他们家竟是个植物王国，五彩缤纷、果实累累：碧绿的木瓜，金黄的桔子，通红的火龙果……而且，还有成群的鹦鹉和其它鸟类，真是老人的乐园！见我俩驻足观望，他们主动打招呼。可惜语言不通，彼此“貌宁”之后，再无话说。

此时，我似乎触摸到了我的田园梦。原来，在澳洲，它并非那么遥不可及啊！



《Bell Pepper》作者：文华

故 事 桥 无 故 事

作者：李守义

生性幽默豁达的澳大利亚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Story Bridge has no story.”（“故事桥无故事”）。说的是布里斯班市一座名叫“Story”（故事）的桥。

流经布里斯班市区 City 的布里斯班河上有 5 座桥，分别是乔治爵士桥、伊丽莎白女王桥、库克船长桥、故事桥和机场桥。其中故事桥最著名。

故事桥之所以著名，一是它高大雄伟，是特大型的钢铁结构桥。桥长 777 米，宽 24 米，最大跨度 282 米。人字形悬臂，造形优美。二是它历史悠久，建成于二战期间的 1940 年 6 月 6 日。三是值得澳大利亚人骄傲的是建桥材料 96% 都是取之澳洲当地。四是全世界手工制作的钢铁大桥只有两座，故事桥就是其中之一。五是故事桥和悉尼海港大桥在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千千万万座大桥中，是仅可攀爬观景的大桥。还有第六，这座桥就是以设计师 John Douglas Story 的名字一^命名。

源起布里斯班峡谷的布里斯班河，桀骜的河水穿越崇山峻岭，一泻 300 多公里，好似从亘古时代流来。但是—到这个地方，像是被魔杖点伏，突然变得温驯伏贴起来，消失了躁动。缓缓地绕了几个 S 形大弯，碧波盈盈，穿过铺红缀绿的原野，然后依依不舍地神话般地隐没在远处的太平洋莫尔顿湾。

睿智勤劳的布里斯班人，从十九世纪起，便在这片蜿蜒曲折的河岸侧畔，开始建设一河两岸的花园城市。故事桥便架设在布里斯班一个 S 形的拐角上，连接 City 繁华的 CBD（商业中心区）和悬崖陡峭充满童话色彩的袋鼠崖。一头托起现代化的喧嚣，一头沉入中古世纪的憩静。

人们用美丽的霓虹灯装扮着故事桥，勾勒出它优美的身姿。别看它白天车水马龙的一尊钢铁巨人。入夜，却如柔情似水的少女，雍容华丽的贵妇。平日，是纯净的蓝色和青翠的绿色交替。新年的时候是鲜嫩的绿色和喜庆的红色。国庆时则是国旗的蓝红白三色。美轮美奂的故事桥，是布里斯班一道靓丽闪耀的风景线。二十一世纪初，故事桥开始开放攀爬观景的旅游项目。游人可乘电梯或徒步攀爬到 80 米的桥顶，360 度全方位无障碍地鸟瞰布里斯班城。左手一指，City 高楼摩肩耸立。右手一指，百里锦绣尽收眼底。脚下的布里斯班河在无声流动。艳阳当顶，凉风扑面。极目四望，心旷神怡。令人流连忘返，不忍下梯。

每逢重大节日，故事桥都要燃放焰火。入夜，华灯初上，布里斯班人都对璀璨华丽的故事桥翘首以望。突然间一声爆响，万箭穿空，化作火树银花停留在深蓝的夜空。故事桥这头往日躺卧在河上的雄师，顿时化作巨大开屏的孔雀，在天幕上抖擞金光灿烂的羽毛，散落河中，倏然又化着河中闪光的鱼群。天空、大桥和河水融为一体，定格在广袤的天际，蔚为壮观。此情此景，人间难得几回见，叹为绝唱观止。

1992年，昆士兰州把故事桥列入了遗产名录，从而让故事桥在历史的巨卷中奔流不息，流芳百世，永葆青春。

然而，谁能相信，这古老端庄又青春靓丽的故事桥，竟然会没有故事？

我认识的一位女孩，是中国留学生。那天，她驾车路过故事桥，在桥中出了故障，熄了火。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后面来了一位英俊的白人小伙，稍作查测，三两下就排除了故障。原来他们还是同校学友。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再后来，听说那小伙做了“中国女婿”。

这算不算故事桥的故事呢？

几十年来故事桥屹立人间，阅尽沧桑。见证了布里斯班城的繁华崛起，各种族裔的友好相处，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俯瞰着脚下的布里斯班河，从源头的涓滴，在桥下巨汇，浩浩荡荡，奔流直前。终于在太平洋的深处找到了最后的归宿，实现了自身的崇高价值。故事桥像巨大的时光闸门，開啟了一个新的纪元诞生，让流光溢彩的历史在这方绚丽的土地上演绎辉煌。

谁能说，故事桥真的没有故事么？





《tree》獲 Merit 獎 作者:杨晓红



二月最佳摄影《Sand fall in antelope canyon》作者:田利平

《五律 阳光之都》

作者 : wuying

暗香盈袖

东澳第三城，江沿闹市行。

花开香四季，物产富昆京。

盛会经年办，黄金海岸名。

不疑身是客，心系两乡情。

《一剪梅 · 云》

作者 : wuying

暗香盈袖

气爽秋阳妩媚中。凝望长空。侧望长空。

天边堆雪雪如绒。不是冰峰。恰似冰峰。

万变身形心系风。变也无穷。幻也无穷。

浮生若梦了无踪。身且从容。心亦从容。

《卜算子 · 热带雨林》

作者 : wuying

暗香盈袖

莫负好春光，云引长驱路。曲径通幽入雨林，蔽

日枝繁布。

花鸟舞霓裳，山涧流琴赋。恰似红尘世外源，留

得神仙住。

《忆王孙 · 瀑布》

作者 : wuying

暗香盈袖

千姿云案被精雕，

白练腾空悬九霄。

涧底红枫听水谣。

更多娇。

《青玉案 · 虹》

作者 : wuying

暗香盈袖

忽停骤雨长虹见。冷风阵，乌云卷。顷刻光芒云底绽。

彩桥时隐，雨珠凌乱。美景终须叹。

阴晴莫定随心转。遇事安然喜忧半。尘世间从容笑看。

花开香落，四时频换。静候流年变。

《满庭芳 · 布里斯班》

作者 : wuying

暗香盈袖

昆府多山，城中近水，码头轮渡观光。云栖廈顶，风过满花香。

街道无尘有序，不同是左侧车行。眺遥处，千缕树茂，时有现村庄。

歌声传百鸟，树熊萌睡，袋鼠拳扬。草丛里纷繁蜥蜴惊慌。溪涧清幽过淌。原生态物产优良。宜人住，如春四季，情寄此家乡。

《临江仙 · 日暮》

作者 : wuying

暗香盈袖

织锦晚霞天际挂，金光水面遐悠。渡船鸣笛近桥头。

浪花朝岸涌，群鸟止歌喉。

岁过中年临暮景，光阴似箭难留。断章残曲诉千愁。

淡观尘世苦，心静所无求。

昆士兰， 我的第二故乡

优秀奖

作者：Yvonne Wu

还记得第一次踏上昆士兰的土地，蓝天白云鸟语花香扑面而来；大街小巷里蓝花楹盛开，紫雾飘渺。初到，借宿朋友家。清晨，林中小鸟儿齐声欢唱；傍晚，后院袋鼠伫足探望。街道旁花红草绿像公园，散步时陌生人亲切问好。一天清晨，望着黄金海岸无边无际纯净晶莹的水天一色，我对先生说：住下吧，不走了！

办好定居手续，移民局给安排了一位英语辅导。老师是中学英语教员，自愿业余义务辅导英语。每星期三晚饭后，他必准点上门来给我和我先生上课：教我们看英文文件书信，修改我们的求职信，解释语法，纠正发音，细致而严格。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师每次要从北到南穿过整个城区，来回开车一个半小时来给我们上课。我们深知无法足以回报，只有加倍努力。

老师的辅导有了成效，不久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那时我怀着三个月的身孕。面试时老板慈祥地说：“我和我太太有三个孩子。孩子比工作重要。到时就休息吧，休息好了再回来上班。”产假后公司为我特定了上班时间，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如此一直到几年后老板把公司搬到外地我辞职。那年我儿子上小学一年级。

后来我转入房地产开发行业。刚入行有好多新鲜和惊奇：植物学家说开发区里有需要保留的树木，把这些树一棵棵系上红带子，开发土地必须绕开走。生态学家说某个开发区里有树熊，要求从山顶到山脚溪水边留出一片原生态树林，好让树熊们安心下山喝水。后来，走进开发区里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呼吸着沁入心扉的清风，我由衷庆幸我们做对了事。多年来，看着一片片荒郊野地变成整齐舒适的家家户户，深感满足和自豪。

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让我开眼界的事：由于我们和市政府在开发上看法不同，案子上了昆州土地法庭。经过双方专家们长期的周密的查考、取样、说明、讨论，最后我们胜了案子。好多人惊异：一个新移民公司打赢了市政府！人们不知道的是：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曾请客送礼、甚至没有和市政府官员见过面。

到布里斯班的第二年，我们买了住房，生平第一次成为地主。邻居指点我们把院子打理得漂漂亮亮。孩子们带同学们来家热闹玩耍，我们和邻居悠哉悠哉喝咖啡聊天。我们一起投身清洁社区环境，挽起袖子把沟渠溪流、边边角角整理一新。也曾参加灾后清理大战、带领孩子为慈善捐款、站立街头为赈灾筹款。每次我们的团体上交筹款时，负责人总是连声道谢，我们自豪地说，“不用谢，我们也是昆士兰人！”

孩子们渐渐长大，顺利完成学业，步入社会各奔前程。家里成了空巢，我们却才发现：人生黄昏也有一场好戏！我们拾起年轻时无暇顾及的兴趣：学画画、学插花、随合唱团到养老院演唱、甚至穿上了童年梦寐以求的芭蕾舞裙上台表演！

这些年，我们跟家人朋友周游天下，欣赏各地五彩缤纷的文化艺术和人间美景。然而窝在心头最温馨的，永远是这个一年四季阳光明媚、时时处处鲜花盛开、左邻右舍和睦友善、亲朋老友常常来往、留着我大半人生轨迹的地方。昆士兰，我的第二故乡！

昆士兰秋歌

作者：春萍 雷玲 克钏 燕紫 明月

深秋的旷野几许苍茫

我将去的方向

在西行的路上

一首秋歌引领着我

加入这天地万物交汇的合唱

我是一株深秋的牧草

给旷野留下最后一片金黄

没有凄清的惆怅

不慕春色的张狂

在原野之上悠然起舞

清香之体滋养了遍地牛羊

我是一只迁徙的秋雁

征程总伴蓝天白云去远方

没有迷途的彷徨

不慕栖桐的凤凰

在万里长空自由飞翔

骄傲之姿写下一串串诗行

我是一片深秋的红叶

给枫林添上最后一抹绚丽

没有凋零的哀伤

不慕夏花的娇艳

在秋风之中摇曳生姿

殷红之躯荡去了萧瑟秋霜

我是一条秋林的小径

蜿蜒在野花蒹葭溪水旁

没有华丽的负累

不慕堂皇的都城

叶影婆娑落红染秋裳

静听叮咚脚步如歌的回响

我是一条秋日的长河

为人间带来灵动的清凉

没有徘徊的迷惘

不慕绚烂的霞光

在浮华世界驰骋流淌

勇敢之心奔赴大海的方向

我是来自东方的女儿

在袋鼠跳跃琴鸟翱翔的天地徜徉

我此去的方向

是西行的路上

昆士兰 — 我的第二故乡

让我重温故乡的怀抱和丰收的梦想

云高天阔醉了原野

乘风为马肆意张扬

秋叶纷飞舞动秋的旋律

金黄色的交响曲被秋风奏响

广袤大地唱和着果实累累的乐章





《Break In》獲 Merit 獎 作者:徐克钏



《Quick As A Flash Last》獲 Merit 獎 作者:陈少君

我的第二故乡 | 小布村，大世界

经年鲤

在南半球的袋鼠国，
有一座城市，
她的大名叫布里斯班，
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亲切地称呼她为小布村。

小布村很大，
近 16,000 平方公里的面积，
让她成为了袋鼠国的第三大城市！
她是富饶的昆士兰州的首府，
是炫酷的黄金海岸的好邻居，
沿着东海岸线一路向北走，
大堡礁在远方向她招手……

但小布村很低调，
尽管她举办过的国际性活动五花八门，
1988 年的世界博览会，
2011 年的亚太城市高峰会，
2014 年的 G20 峰会，
以及申请中的 2028 年奥运会……

小布村很乡野，
她有银链般穿梭于整个城市的河流，
有占全部面积一半的绿化率，
有星罗棋布的各色屋宇，
有一望无垠的绿草坪、蓝湖泊，
有五花八门的神奇动物四处游荡，
有 170 多个公园遍布全村……

但小布村也很时尚，
她有一座被河流包裹着的 CBD，
有直耸云霄的摩天大楼，
有灯红酒绿的艺术公园，
有皇宫般的大赌场，
有各种亮瞎眼的顶级品牌……

小布村的大自然很神奇，
她的春天有迷离梦幻的蓝花楹，

她的夏天有碧蓝清澈的海水，
她的秋天有漫山遍野的枫叶，
她的冬天有明媚温暖的阳光……

但小布村的文化也很匠心独妙，
她的摩天轮如一颗明珠镶嵌在南岸，
她的艺术节总在想象的最前方，
她的多民族风情浓郁而充满魅力，
她的光影与焰火炫直接点燃城市……

如果你以为这便是小布村的一切，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小布村不仅仅是一座城市，
她也是一个家！

在这里，
有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
有祥和恭敬的你来我往，
有陌生人亲切的微笑，
有土香土色的问候“Good Day”，
有随时会对你伸出的帮助之手，
有和你坐在草地上拉家常的政府大员，
有主动和小朋友握手致意的警察，
有各种肤色但一样美丽的笑容……

这里便是我们的小布村，
一个平凡而与众不同的家！
这里便是我们的大世界，
一个时尚而低调奢华的家！



12月最佳攝影作品:《At the beach》獲 Honour 獎 作者:纪军



《Deadly crossing.》獲 Merit 獎 作者:王一采

中西店名文化

洪丕柱

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一旦開了一家店、一個商行，成立了一家公司，都要給它取個名字，就像生了個兒子或女兒一樣。

西方人，比如英國人或從英倫三島移民澳洲的澳洲人，給兒女取名字，不如我們那樣麻煩。他們大多從聖經上取用一個已有的名字，比如大衛、彼得、保羅、約翰、馬修、馬可、路加、斯蒂芬、瑪麗、麗伯加等等，這些名字大多是教父母給起的，所以也叫教名。我的孫子的教名也是牧師起的，叫約書亞（Joshua），是舊約時代的一個偉大的先知。澳洲實現多元文化之後，一些俄羅斯、波蘭、義大利名字也變成比較時髦的名字了，進入了澳洲西人可選擇的名冊。

中國人給兒女取名就不一樣了，把這名字看得如同兒女個人的前途、父母的期望，甚至國家的興亡一樣要緊，所以往往要大搞群衆運動，除了發動家庭成員，特別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長輩，還要徵求諸親好友同事老師等的意見；從前還要請算命的陰陽先生來捏算八字、請人看孩子的生辰裏五行缺了什麼，比如金木水火土，就在名字裏加個什麼有關的字，對孩子未來的運勢早作打算；讀過點書的也許會去翻閱《康熙詞典》，找些高雅冷僻的大多數人一輩子都不會看到或用到的怪字，大有不把學校的老師和教授難倒誓不罷休的決心。還有，從 1949 年以來，很多名字還帶有政治因素，例如張抗美、李援朝、黃躍進、陳紅旗、吳文革、趙衛東（保衛毛澤東）、錢衛彪（保衛林彪）等等。這方面的各種做法，可以寫出幾篇博士論文，無法在一篇隨筆或短文中全面涵蓋。

不過有一點，中國人想發達、發財、交好運或成為貴人之類的念頭，經常會在取名中反映出來，所以中國人的名字中這樣的字可說是常用字，比如金、銀、財、寶、翠、玉、珍、珠、龍、鳳、富、貴、吉、祥等等。還有下列的被認為是幸運的字也普遍地用在中國人名字裏，包括榮、華、興、隆、繁、茂、發、達、昌、盛、順、利、安、康、鴻、泰、福、祿、壽、豐、運、宏、鑫、振、旺、嘉、喜、樂等等，以及希望長期永久的字，如恒、久、永、常、長、遠、承、傳之類的字。

上述字眼同樣出現在開的店或生意的名稱中，隨手可舉得例子包括：繁興、茂昌、鴻運、老大昌、興盛、興隆、興達、大興、榮興、金茂、豪豐、鑫發、大發、來發、榮發、恆發、嘉寶、嘉盛、萬嘉、萬隆、兆豐、瑞寶、萬壽、正泰、鑫泰、金磚、錢櫃、金龍、金皇宮、金滿車、金滿樓、金橋、金壘、黃金、元寶、恆利、永利、永安、永隆、永昌、永盛、來福、福耀、富瑤、佳利、銀樓、高旺、富豪等等，不勝枚舉，它們都強烈地、不可抑制地表達了店主、老闆、公司老總開店、做生意的發財致富的願望，比如恆發，不但現在要發，而且一直要發下去；又如永安，不但現在要平安，還要永遠平安下去。

不但如此，中國人或在海外生活的華人，還將這種做法帶到他們生活中所接觸或所參與的外文名字，包括店名、生意或公司名，甚至地名、品牌名中去，將他們音譯或音義（有的是按照粵語的發音來譯的）混譯成如下的名字：金樂透（Gold Lotto）、萬事達（Mazda）、華麗區（Valley，布里斯本中國城所在的那個區的名字）、福家（Hooker，一家房地產公司）、高旺（Gowan，一條路名）、恆利（Henry，一家鐘錶店）、新福地（Symphony，一家西餐廳）、萬金泰（McIntyre，一間律師事務所）、富豪（Volvo）、喜來登（Sheraton 酒店）之類的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叫 FRED，一位香港朋友看到了，立馬給我起了這個英文名字的中文譯名，叫做“福來”，表示福氣滾滾而來，加上我的姓，叫我洪福來！

與此形成明顯對比的是，在澳洲各城市，卻到處可以看到這樣的店名：“削價（Cut Price）美食店”、“花少錢（Spend less）食品店”、“節儉（Economical）時裝店”、“不花錢（Payless）鞋子店”、“價格線（Priceline）美容品店”、“折扣（Discount）食府”、“優質低價（Best and Less）服裝店”、“吝嗇鬼（Miser）雜貨店”、“超廉（Super Cheap）汽車零件店”、“精打細算（Thrifty）小商品店”、“低廉（Low）服裝店”、“瘋狂（Crazy）小商品店”、“瘋子（Mad）日用品店”、“狂人世界（Crazy World）”、“買得便宜（Bi Lo）超級市場”、“目標（Target）百貨商店”、“省錢有方（Save Way）超級市場”、“削減價格（Price Slash）超級市場”、“通膨剋星（Inflation Fighter）超市”、“預算（Budget）眼鏡店”、“降價（Cut Price）賣酒店”、“修得美（Beau Repair）車行”、“渴死的駱駝（Thirsty Camel）賣酒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有的店名明顯是動足腦筋想出來的，比如“Bi Lo 超級市場”，是 Buy Low（低價購買）的諧音，是從顧客的角度出發來起的名字，因為店名用的是 Buy（買），而不是 Sell（賣，從店主的角度出發），讓顧客感到親切。還有一家理髮店，叫 Super Cut，cut 一詞在這裏是雙關，既有剪髮的意思，又有減價的意思，而 super（超級），既表示剪髮的服務質量超級，又表示減價也是超級，所以是超值服務。有一家電器行，用 EZY 為名，這是一個生造的英文詞，實際上是 easy（方便）的諧音。還有一間修車行，用了 \$ave 作為店名，\$ 是錢幣的符號，又同 save（省錢）合併成了一個字，煞費心機。

不要認為這些都是抵擋的小店，其中有些還是有相當規模和影響的全國性的連鎖店呢。這些店名的共同特點是抓住顧客希望獲得價廉物美質量優秀的商品和服務的消費心理，從迎合他們的這個願望出發。

看到這裏，讀者一定已經耐不住要責問筆者：屁話！澳洲老闆開店難道不想發財致富？

澳洲老闆開店當然也想發財致富啦，這還用說？華人老闆和西方老闆開店的目的樣，都想賺錢，想發財。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可是思考同一問題的角度和邏輯卻截然不同，也反映出中西文化的思維方式不同。雖是同類，走的卻是殊途：從顧客出發，還是從自己出發。

中國文化中的表達方式素以含蓄隱晦和曲折而聞名，個人的願望絕不外露，凡事講究仁義廉恥、愛國憂民的美德。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這條規則一到開店時就突然失靈，“我做老闆就要發財致富”，這種願望在店名上表示得一目瞭然、暴露無遺、全無掩飾。不但是店名，而且我看到他們在開張時還要大放鞭炮（由於放鞭炮是空氣、垃圾、噪音的全方位的汙染，現在澳洲的市政府已明確禁止）、發利是（有人說是“利市”）、請財神菩薩、還請風水先生來，找出財庫位，將財神爺供在那裏（香港商店、公司門口常擺上一顆種在大盆裏的金橘樹，表示金錢和吉利），經常燒香（臺灣好些商店每月的初一、十五在店門口燒香並擺上供品），有些在店堂裏還供著觀音、彌勒佛或關公像（保護神），老闆的汽車牌號或電話、手機號碼都要有盡量多的 8 字。他們把發財的宣言書毫不含糊地通過店名向社會、向顧客宣示。反映在店名中的老闆和顧客的關係，老闆是中心，發財靠菩薩保佑，好像並不是靠顧客的惠顧似的。

雖然為了競爭，這些店家有時也會打出“大廉價”、“大出血”、“不顧血本”、“跳樓價”、“自殺”、“瘋狂”的臨時性的廣告，至於店名，老闆絕不會采用這些字眼：太不吉利啦！這種開店、做生意以老闆為中心的思想，有點像中國文化中的教室裏的師生關係，老師是中心；也有點像政府和百姓，政府是中心，傳統上縣太爺是百姓的父母。而在西方，做生意，顧客是中心；學校裏，學生是中心；醫院裏，病人是中心；官員和人民，納稅人是父母。西方文化以外露、直爽、我行我素出名，個人主義橫行社會，天經地義。但是到了開店，做老闆的卻處處要表明我是在為人民服務，在為顧客諸君著想，在為大夥精打細算地省錢，並且在店名上開宗明義地宣示這一宗旨，顧客才是上帝、菩薩、財神爺。

中國人歷史上要麼不關心政治，要麼怕說錯什麼話禍從口出，得罪或衝撞了皇帝可能會被滿門抄斬；但歷來在做生意發財方面，皇帝不管，因為可以多收稅銀，所以中國人歷來將發財放在第一位（讀書人可能將作官放在第一位），除了中國大陸的文革，資產階級的家都給抄了，但文革後不久又重新提出了“朝錢看”，“恭喜發財”等，代替了“為人民服務”。不過新一代的華人商人、老闆，受了西方或現代潮流的影響，已經不大會用這些“俗氣”的、銅臭氣太重的店名。近二三十年來，我們可以看到更多樣化的店名、公司名，有的以新世紀、全球、新世界、現代、澳亞、澳華、華澳、華聯、聯華、亞太、東亞、太平洋等為名；有的以顧客和提供的商品、服務為名（如移民服務、信息和電腦服務等）；有的直接用本人的姓名作為公司名（大多為專業人士的服務，如律師、會計師事務所等）；有的店名中帶有誠、信、質、真等詞眼，使顧客感到有信用、可放心；有的用中國或亞洲的地名為店名（特別是各地、各國風味的餐館）；有的用澳洲的地名為店名，如昆士蘭、布里斯本、新利班；中藥店常帶有堂名；有的直接採用英文名字，更多地對主流社區提供服務；紛繁多彩，不一而足。總之，金啊寶之類的店名已經大大減少了。

台北偶遇

到台湾必到日月潭，日月潭之行，来去匆匆。中午 12:00 到台中，下午 3:00 高铁列车离开，除去自车站到景点来回计程车车程各 50 分钟，只在湖区逗留了短短一个小时。伫立湖畔，只见白云悠悠，白帆点点，青山隐隐，碧水可鉴，正午见太阳之光华，低首慕星月之神姿。千里迢迢赶来，只此一瞥，便已惊鸿。天地精华之所在，从此了然于心……

湖边偶遇一对年轻的俄罗斯情侣，男孩子高大帅气，女孩子娇俏含蓄，因在海参崴长大，一张口竟能说流利中文，她听说我是诗人，于是在手机上打开我的写作博客，就此成为我的新粉丝。我说日月潭乃阴阳相济之地，最宜情侣结婚，男孩子回答也许真的会考虑。但愿，但愿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偶遇之二是享誉全岛的茶叶蛋女王“老阿婆”，平常这个时间段她会在湖上游船里，今天却恰巧在老店门口。少女时代那个微雨的黄昏，她在日月潭边叫卖茶叶蛋，偶遇湖边散步的蒋介石总统及美龄夫人，蒋夫人同情少女冒雨为生活奔波，经蒋夫妇特批，全日月潭风景区只有这一家卖茶叶蛋的店铺。当年勤奋的少女，而今已是迟暮之年，老阿婆茶叶蛋火遍台湾岛，老阿婆的产业也遍布全岛，她却依然专注地煮着茶叶蛋……

偶遇之三乃是一行八人，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我们在桃园机场相遇，人群中，我一眼认出同是来台北开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十一届大会的文人。三天会议结束，别人都参团旅游，只有我们八个散客自助游，于是又临时结伴同去九份、野柳……难忘茂俊兄在九份老街为我们端出八碗芋圆，五彩缤纷又甜糯可口；难忘十分山顶，齐心协力放飞天灯，一起祈愿：平安健康，天下为公……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台湾之行，看似偶然，却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感谢这份天意，感谢此行有你。

三个月的布村天使

陈谦

从悉尼举家迁到布里斯班后，再次人地两疏，便激活了内心隐藏已久那份奔向未知秘境的流浪旅情。

见到这座曾经传说中的城市，第一印象就是：陌生。当搬运公司的大卡车满载着从悉尼打包来的一切家当，停在布村的新家门口时，我的心里说不出的失落。几年来已经习惯把悉尼当作自己的家了，现在这个仿佛只适合来旅行的地方，却将是安家落户之处，不禁感到做梦一般的茫茫然。

来布村前，为了寻找可落脚之所在，在网上搜寻得两眼剧痛，眼珠子随时要滚落出来似的悲哀。这对于长期面对办公桌和电脑的我来说，绝对是雪上加霜。多少次暗暗发誓再也不用电脑了，多少次又在现代高科技的围攻下乖乖就范。可是这次，真的厌倦了所有的屏幕。到布村后，就让信息的来源，回归于各类纸张吧 -- 回归于书、杂志和报纸。

怀着对新城市的好奇，我每天都在一边翻阅着报纸，一边盘算着如何才能尽快成为布村肚子里的一条蛔虫 - 不止逛遍市政厅、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和公园，不止熟悉大街小巷，更是想要进入布村人的生活里，把这座城市的一些角落，不一样地活一遍。我白日做梦地想象着自己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的门都为我敞开，邀我进去浏览，喝茶，聊天。我不知道别人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会生发出怎样的梦想。对我来说，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我就开始梦想做一只小燕子，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毕竟，生命是要让人活出来的，不是用来旁观的。

有一天，照例又是带着梦想翻报纸，翻过了各种新人新事新气象，翻过了租房卖房的广告，翻过了物美价廉的蔬果店肉店的广告，便翻到了各种招聘广告。突然，一行字映入眼帘：“想成为一名天使吗？”竟立时心动！“啊！天使！我愿意！”几乎直直地就喊了出来，把自己吓了一跳，瞬间仿佛听见某个圣洁的婚礼现场上那一句“我愿意。”

再仔细读下去，是代理公司招聘家庭清洁工的广告啦。啊哈！广告措辞的神奇力量在此便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 -- 本来不可能入脑的“清洁工”一职，在那一刻竟然鲜活地微笑着向我招手，而且魅力无穷！就因为，用了这个美丽的词 -- “天使”。

当一个人分分钟梦想着成为一条蛔虫，好去探寻街头巷尾的生活故事时，你在她面前一下子指出一个更光明的前途，为蛔虫插上亮丽的翅膀，可以顷刻变身天使，为那些忙于生计的都市家庭奉献上化腐朽为神奇的服务时，那是一种多么难以抗拒的带着使命感的诱惑啊！在人生的舞台上，这个角色我从来无意扮演甚至回避扮演，如今对于它竟然怀着极大的兴奋、渴望甚至梦想 -- 趁着尚未年老力衰，趁着还能感受到些蓬勃的朝气，去吧！哪怕，只是两三个月临时的扮演。内心觉得错过这场货真价实的扮演机会未免是个损失 -- 如三毛所说，“能得到的经验就将被拘束在某种安适的环境里了。”辛苦的代价必定是要计算的。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心动不如行动，去申请当个天使吧！居然还需要原来雇主的介绍信。这种技术含量极低的工作，需要推荐信应该只是为了证实为人方面的诚实可信度吧。毕竟客户将自己的家敞开，若遇上居心叵测之徒，岂非引狼入室。然后是面试。一起去面试的居然还有不少帅哥美女，大学生，未来的栋梁吧。一下子想起二十多年前，多少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在澳洲这个陌生的土地上以当清洁工来开始新的人生。我却是到了今天才决定离开办公桌，来补上这一课，还不算太晚吧。面试只是走过场的手续，自然并不需要现场表演擦桌子。再然后就是某一天乘一个小时的火车到总部去参加一个上午的统一培训。那是必须要去的，花五十刀澳币，就可以领到扮演天使角色所需要的工作服（上面印有代理公司的名称标记）和工作胸卡（上面有现场拍摄的最新人面照片）。

培训讲的是些常识性的注意事项，包括几则生动的小故事，感觉还是长了些点点滴滴平时不在意的见识。一些基本原则如下：去当清洁天使时，一定要穿保护脚部的全封闭式鞋子，在清洁过程不允许脱下鞋子，不允许任何不安全的操作，比如不允许为了擦拭高处而站在椅子上或桌子上（哪怕桌椅都十分平稳）。清洁范围只限于室内，不包括室外。如果客户提出清洁室外的要求，应予拒绝。如果违反，将影响保险条款的有效执行。在工作中，如果对任何环节不满意，比如感觉客户的态度不友善，不够显示尊重，或者客户的身体有异味，着装过于暴露，房间内部过于脏乱等等，都可以随时向代理提出更换客户的要求，只要说自己不想继续服务于某客户，不需向代理解释任何理由。去清洁时不需要携带任何清洁用品，只要人到就可以（需要的话可以自带手套）。一切清洁用品由每位客户自己提供，以防不同家庭之间交叉感染。

最后代理又解释了一下：一般的家庭为了维护面子，会在清洁工到达之前稍作整理，所以为家庭服务在环境上会比在公共场所服务好很多。如果在房子的主人不在的情况下进行清洁，要特别小心遵循诚实的原则，绝对不能以清洁为由打开任何橱柜抽屉，以免有偷窃嫌疑。每次服务后当场结清开发票。收费为每小时二十一刀，每次服务后收了费就转账给代理十六刀。也就是说，三小时的服务收取七十九刀，两小时的服务收取五十八刀。开始服务之前先预约去客户的家进行家访，彼此认识后没有异议，便可以开始定期的服务。

我可以腾出来扮天使的时间只能是每周一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以及每周二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代理挑了四家客户给我，都是每两周去服务一次的。看到这几家的地点我便大悦，都是我比较喜欢深入些去熟悉的区啊。于是，一家家地预约家访，穿上工作服，带上胸卡，进入角色。

米根的家

这是我去拜访的第一家客户。美丽清洁的房子就坐落在纽斯特德（Newstead）。这种房子的风格叫 Queenslander（昆士兰风格），起源于昆士兰州，最初的设计是为了适应昆士兰潮湿的环境。至今大量存在，体现出其设计的持久性以及实用性。主要特点是：木头为主要建筑材料，架高的基座处理，宽大的门廊，屋顶为波浪形铁皮。

到布里斯班后才看到的这种昆士兰风格令我好奇，觉得它有着某种临风玉立的气质，总是想象着在里面生活会是怎样的感觉，是否冬寒夏炎。只是，这样的房子，喜欢，却是不敢买的，不知如何打理维护。据说每隔一些年日就要通体油漆一遍。这对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我来说，总不能算是很适合的。

在夕阳里下了车。往房子的门口走去时，我暗自酝酿了一下，把自己当作是个已经从事此行业多时的老手。开门的是个小个子亚裔男人，穿着有些显皱显宽的衬衫，袖口还卷着，估计正忙着某样家务，一副劳苦大众的模样，或许是家中的佣人也未可知。他说女主人米根不在。然后，带我进去看房子，话不多，却一口一个“米根”，这个家显然是“米根”说了算。三房两厅，东西有点嫌多。一切还好，下周一见。每次三小时的清洁。

周一再去，开门的就是米根了。高挑的身材，穿着随意的家居服，短而蓬松的金发在九月清晨的阳光中散发着柔软的光泽，姣好白皙的脸庞淡淡地透着贵族般高雅的气质。我直接就把她当成戴安娜王妃了。入了漆白的篱笆门后才发现上一次来没有注意到的小花圃，白色碎石上有规则地铺着些大片大片的户外方砖，错落有致。有些方砖上还放了花盆。

米根带我进屋去。室内的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愉悦的蜡烛香，感觉是踏入了一个精心设置好了的浪漫约会场所。米根解释道，“我特地为你点了这些蜡烛，好把屋内残留的做菜气味驱走，希望你喜欢。”这才看到厨房的面板上和餐厅的桌上闪烁着香气蜡烛的点点光焰。我便谢了她。上次来所见厅里那种略显杂乱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到处都被刻意收拾过了，颇为整洁。这样的房子，按我看来，若是再过一个月不请清洁工，也还是过得去的。只是，既来之，则安之。戴上手套后，就用米根提供的全新抹布，洗洁精等，从厨房开始，依次细细擦拭起来。米根时而跑去忙她的活，时而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闲聊。她说她刚生下孩子不久，由于是剖腹产，尚在恢复中，为了避免使用吸尘器吸尘，觉得最好请个帮手。其实除了吸尘之外，其他一切清洁工作她都完全可以自理。

待我完成了厨房和客厅的清洁工作后，米根有些自豪地带我去看她的小洋娃娃女儿。小宝宝就睡在婴儿房里，小巧精致得就像我童年时挚爱的玩具娃娃。婴儿房里的婴儿木床和木立柜都漆成白色，点缀着些柔软粉色的花布装饰，很是温馨。墙壁上垂挂着一个百布挂毯，从拼接出的图案可以看得出是关于诺亚方舟的故事。她说是她的一位阿姨亲手缝制的。本着敬业的精神，我尽量把对话控制成自己多倾听，少开口的模式，以便不影响手上的工作。米根似乎对我的服务很是欣赏满意，结束时边付钱边不断地道谢。

每两周去米根的家成了我非常期待的事。看得出来米根也很期待我。从聊天中，对米根的情况便一点一点地熟悉起来：她的先生是位非常忙碌的医生，韩国人（哎呀，就是初次家访时见到的那一位亚裔男子啊。还差点把他当成了佣人。真是人不可貌相。人家是挣面包的顶梁柱呢。自从上次一面，便不再见他了）。

他们以前工作在一起，她是他的护士。医生与护士谈恋爱，听起来就是水到渠成的故事。米根有些不解地说公公婆婆似乎认为韩国人是非常值得特别骄傲的超级人种，嫌弃她不是韩国人。我一听暗自咂舌。总是听说白种人歧视亚洲人，头一回听说韩国人歧视白种人。到后来，米根觉得可以和我说说知心话了，就干脆坦白说，“Jane，我其实不是那么需要清洁工的。可是我很喜欢你，总是盼着你来。你看我这里到处都已经那么干净了，你来以前我都整理清洁过了。但是我知道你很认真，总是重新又全部擦洗一遍。”米根的话很善良地往我的头上安放了一个小小的光环，让我每想起来便会微微一笑。我也谢谢米根为我营造美好的工作环境。为了表达谢意，我会请她在床头铺层垫布，以便我破例站上去为她擦拭床头上方比较不易清洗的窗户。那是最积累灰尘的地方了。我也额外为她将一些房间里的玻璃百叶窗都擦拭得光可鉴人，如同艺术作品一般，看着赏心悦目。最难保持完美的是房子四周的玻璃墙，总是被米根的爱犬卢比亲得全是口水，一片迷蒙，那也是我常常留意要特别用点胳膊肘的力气擦拭一番的。

我已然成了全情投入演出的天使。有一天，感觉口袋里的手机在震动，我不能去接，因为我在工作中。泪水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世界上，有哪一个角色，是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呢？

在我面前朴朴素素的米根，在家里摆设的那些镜框里却是千姿百态地从小美到大的。那些相片记载了她从幼年到青年在不同场合着不同的衣装与不同人的合影。她于我，是本美好的书，我乐意读她，米根也乐意让我读她。米根喜欢说她在家里做出的各种自得其乐的贡献：比如她怎样做正宗的印度咖喱餐 – 是用最原始的材料亲自用小石磨慢慢精磨出来的咖喱粉；又比如说入门处的那个高雅简洁的园艺空间便是她亲自慢慢打理出来的。米根津津乐道，我便洗耳恭听。而所有的珍贵里面，米根最最的珍贵，就是她的宝贝女儿。米根已经开始为小宝贝添加辅食了。把各样营养丰富的蔬果煮烂了捣成糊，倒入做冰块的模型里，冻成许多小份额的色彩鲜艳的蔬果冰块，每次拿出一块来化了，喂进那张小嘴巴。这样精心喂养出来的宝贝，实在人见人爱。每次去，我总要走到那小花骨朵的面前，好好看看她，记住她一小点一小点成长的模样，认认真真地和她打个招呼。看到我对贝拉的喜爱，米根微笑的脸上总会流露出些欣慰。有一天，米根问我，“Jane，你愿意改成用这三个小时来帮我照顾贝拉吗？会比清洁轻松一些啊。”我想了想，贝拉那么可爱，况且这依然算是扮演天使的角色吧，便答应了。只是过了两周后，米根又改变主意了，说贝拉已经开始认人，完全离不开她，一离开就不停地嚎啕大哭，她实在是不忍心让我陷入那种被哭声包围的困境中。我很感谢米根的善解人意。同为人母，她的那种善良几乎可以与我心心相印了。

只是，米根的话让我静静地发了一会儿呆，又想了想贝拉的可爱。心里那似有若无的失望，唤醒了我似乎沉睡已久的对所有幼小孩童的喜爱。或许，在布村某处的某个幼儿园可以成为下一个角色的舞台也未可知。喜爱温暖和光明，就去拥抱阳光；喜爱春天，就去投入一片花的海洋。那么，喜爱孩子，为何不去到充满孩子笑脸的地方？

唉，米根，你又让我浮想联翩。

过了快三个月，米根有一天说全家要去出国旅游，希望回来还能看到我。我说应该不会了。我心里知道，这个角色我只是要扮演三个月的。

香奈儿的家

香奈儿的家，看起来崭新的公寓，在汉密尔顿（Hamilton）的港口边，极佳的水景。把车停在地下室，就乘坐保安设施完善的电梯上六楼。入了家门，便是非常宽敞的楼中楼。全瓷砖的地板，处处透着现代气息的装潢。这里就住着母女俩。女儿香奈儿是位风韵犹存的中年上班族，修剪得一丝不苟的金发衬着一张略施粉黛的甜美笑脸。孝顺的女儿让母亲海勒来同住。女儿住楼上，母亲住楼下。从家里客厅摆着的奖牌可以看得出这位女儿工作上的精干与成就。母亲显得很为女儿骄傲。初次见面时，香奈儿说以后上班时间在家的只是妈妈。各种能想到的细节就叮嘱了一番。这里，每次两个小时的清洁。

这是个非常令人身心释放的工作环境，仿佛可以一边做卫生一边在光可照人的地板上划出优美的舞步。海勒是个笑容满面的善良老太太。从她卧室摆放的镜框内容看得出她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当我为她吸尘时，她露出孩子般的神情解释说，“我本来以为这种瓷砖地板用扫帚来扫干净就可以的，可是我女儿总是说：妈妈呀，你不要用扫把扫啦，留着就好了，等着用吸尘器一起吸了就干净了。”老人家有时如果需要去看病或看牙医，就让我一个人在家。

我喜欢从楼上的厨房开始出发。一边擦洗，一边也就记住了这种厨房简洁设计的独到之处，实在是很适合劳累了一天回家需要放松心情的上班族。厨房与客厅之间隔着个长长的台面，台面下有个可摆放小物件的空间，那里有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照片，包括了海勒年轻时的留影。在她的结婚照里，年轻的她貌美如仙。

这套楼中楼的阳台很宽敞，容得下很大一套户外桌椅。阳台上的一个花盆里插着一句话，“花点时间闻玫瑰吧。”我一读便笑了：玫瑰早没了，空留一个花盆一句话。

从阳台望出去便沉醉了。布里斯班河粼粼的波光尽收眼底，诱惑着你。

有一天，刚要吸尘，抬头的瞬间惊呆了！阳台外面何时耸起了一座高楼！眨了眨眼再定睛望去，原来是一艘大游轮，不知何时驶入了视线，就直接停靠在正对着阳台的河面上。距离那么近，我在阳台上和游轮里的游客面面相觑，仿佛伸长了手臂出去便可彼此相握。我不禁飞快地数起大游轮上总共有几层。第一次从六层楼的高度近距离地与大游轮对望，实在稀奇。

娜塔莎的家

娜塔莎的家也在汉密尔顿（Hamilton），离河边不远，只是看不到水景。找到了地址上的安妮街（Annie St），却半天找不到门牌号。这整条街的门牌号排列顺序彻底颠覆了我的想象力！因为，这里门牌号的排列顺序，就是根本不按任何顺序，也不按单双号。绝对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夸张个性体现 – 所有门牌号码像是被一双淘气顽皮的手毫不在乎地抓了起来便往街上随意到处乱丢，东一个号码西一个号码，全无章法，找得我眼花缭乱，憋着一股气想找个人理论理论。好不容易发挥了愚公移山的精神找到了这家人，忍不住开口就蹦出了一句感慨，“你们家也太难找了！”他们笑说，“是啊，邮递员和送外卖的常常在这里迷路啊。”据说这里本来就是一户大庄园似的大户人家，拥有这一整片大地，后来就被瓜分的四分五裂，每瓜分出一块来就放个号码，就成了现在这样乱七八糟的门牌号了。总之，对此只是听说，暂时无从考证。

这里，三房一厅，每次三小时的清洁。

娜塔莎有三个孩子。孩子们年纪都很小，一眼看去就是可以把这个家搞得天翻地覆的那种架势。夫妇俩正处于创业阶段，经营着一家咖啡店。一般情况下，在家的只有娜塔莎和孩子们。这个家里的情况，比起前两家的舒适高雅来，就显得有些鸡飞蛋打的混乱了，感觉他们必须要三头六臂地才能平衡住事业与家庭。这样的家，自然是没人会去点蜡烛闻香，也无水色和轮船可陶醉或讶异了。这样也好。你忙你的，我忙我的，竟平添了几分天马行空的潇洒来。在这里干活，往往是才忙到一半，娜塔莎就风风火火地带着孩子们走了，去参加某个幼儿活动或是赶某个医生预约之类。娜塔莎走以前会把现金付款客客气气留下。

这个房子也是昆士兰风格，虽然宽敞但比较显旧。吸尘器就在床铺底下，不像米根和香奈儿的家那样规矩文雅地躲在壁橱里。在这个忙碌的家里，东西的存在和摆放都是以实用为主的，不太在乎情调和美观。我呢，每次把吸尘器拉出来吸完尘后，自然就照例塞回到床铺底下。只是，塞完后又感觉不满意，非得蹲下来趴地上，用手尽量将吸尘器摆出个比较整齐体面的姿势来方可罢休。这一刻，仿佛可以看见吸尘器坏坏地笑我是个完美主义者。

最脏的是那纱窗上厚厚的灰尘。抹布一碰，刚好一阵风从外面吹来，鼻孔里便钻进一股灰尘味，冷不防就打个响亮的喷嚏——真够呛！一下子就学乖了，再去擦时，便要记得把头扭开，并且屏住呼吸。心里想：这样的家，下次是否不来了？可是这样的家，不才是真正最需要帮助的家吗？他们对于“天使”的需要，不是出于奢侈，而是出于实在已经焦头烂额，分身乏术了。

当我把这个家从看似邋遢的大妈梳洗成端庄的少妇时，自己便从干干净净的纯洁天使沦为一身汗味尘土味的灰姑娘了。离开前，总是将发票写好放在娜塔莎的梳妆台上，随附一张印有“note from Jane”以及小仙女图的精美便笺。便笺上就写句交代的话：发票在此，云云。有时看娜塔莎那么累，忍不住加上一句“辛苦了”，“多保重”之类的话。娜塔莎过后往往发来个短信，说，“谢谢你在便笺上留下的善良话语。”

在安妮街的娜塔莎家附近，就是布里斯班河的又一个码头。我喜欢去那里站在河边看那片宽广的泛着幽光的水面。辛劳后的歇息，才把这一片景色看成了胜过油画的天堂。

米歇尔的家

米歇尔的家在阿斯科特（Ascot），是个联排别墅（town house），就在汉密尔顿图书馆（Hamilton library）附近。夫妇俩是意大利人。他们有自己的家庭生意，女儿四岁左右，叫维娜。米歇尔解释说因为女儿对灰尘会过敏，所以家里需要格外的无尘，感觉请个帮手来确保处处都擦拭干净，比较安心。

这里，三房一厅，每次两小时的清洁。不需要我吸尘。太好了，暗暗庆幸。这种楼上楼下的结构，想着如果要把吸尘器搬上搬下地折腾，恐怕很难维持天使的笑容了。

家访后老记着维娜带着几分害羞的模样。再次出现在他们家时，我带去了一个动物气球，是特地请大宝事先帮我吹扎出来的。维娜在开门那个瞬间，眼睛看到动物气球时，闪亮了一下，马上又不确定地看看她的妈妈。在妈妈的微笑鼓励下，才从我手中接过气球，说了声谢谢。

将清洁工请进家门，对米歇尔的家还是第一次。他们终于有两个小时偷闲时间，看得出他们对此感到惬意和满足。

清洁从楼上主卧开始，然后是书房（同时也是办公室），然后才是小维娜的房间。

小维娜的房间有个木制玩具屋，有书桌那么高，就放在床边，是那种我小时候很喜欢的玩具屋，可以在里面摆放各种玩具家私。

清洁了楼上的三间房及一个卫生间后，便到楼下清洁厨房、厅和卫生间。

在米歇尔的家里，我可以感觉到自己是被实打实地消费着的劳动力。消费吧，消费吧，劳动力被消费了，才成就了使命。曾几何时，当我忙着全职工作，无暇顾及孩子和家庭，只好请来保姆帮忙时，我不也是消费着这样的劳动力吗？曾经梦想着自己就是那个保姆，亲自陪伴孩子，亲自操持家务，现在终于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不正是梦想成真吗？

只是，一样地付出劳动，却可以收获不一样的感觉，写就不一样的文章。

在米根家的劳动，好比写的是首朦胧诗，笼罩着清香，弥漫着优美；

在香奈儿家的劳动，写的是散文，随着那河水流淌；

在娜塔莎家的劳动，写的是杂文，左右开弓的潇洒；

在米歇尔家的劳动，直接放映的就是纪录片 – 不经渲染，也容不得太多想象。纪录的，便是一名清洁工朴朴实的模样。

谢幕

这三个月，在布村，在那几户人家，拿着抹布在手上，就好比三毛在《水上花园》里，把船家那支好长的篙拿到了自己的手上，“用尽了气力撑长篙……一路认真撑下去。”“只因长篙在自己的手里……那份生涯之感便是很不同了。”

三个月到了，是该和这个角色说再见的时候了。再次来到布里斯班的码头，那宁静无人的河边，任河风吹拂眼泪在飞的脸。人的一生，还有多少角色要去扮演。多少汗水，多少叹息，多少深入骨髓的疲倦。多少无人看得见的风景，多少无人能懂的坚信，来自那必须感知到痛的迷恋。

三个月的光阴，在每周五个小时的清洁里，融入了布村多少幽幽淡淡的风情。就让时间的河，慢慢地在布村的天空下流淌。

今后，当我再看到身边擦肩而过的清洁工时，我想我会在心里笑笑地喊一声，“你好，天使！”

（写于 2018 年 6 月）



《EYES》獲 Merit 獎 作者:孙伟明



WWII Graveyard of Jews, Berlin

《The Graveyard》獲 Merit 獎 作者:黃汉豪